

---

#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 为什么金砖银行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议程

---

2014年7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即金砖国家）领导人提议成立由南方国家领导的新的多边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以满足他们发展的需求。尽管银行的核心业务和活动的消息极少对外公开，但是相关国家政府关于银行的技术性问题谈判过程中，表达出了对银行的原则、优先事项和银行业务与活动前提的愿景。本文简要地建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出承诺：消除极端贫困并减少不平等现象特别着重性别平等与妇女权利；设立环境与社会安全保障措施并建立信息交流、问责和补救机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议程上展现领导力；创立公众咨询与讨论机制；采取真正的民主治理结构。

# 引言

## 背景

帮助世界实现消除极端贫困、减少不平等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金砖国家的特殊使命。因为在这些方面，它们拥有最伟大的成就和最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和印度在减贫上已取得非凡的成就，但世界上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仍旧集中在金砖国家中。除了巴西以外，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近年来均有上升趋势。金砖银行的创立，以及其改革全球治理结构的承诺，给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来确保开发性金融可以敏锐地回应最贫穷和最边缘群体的需要。乐施会于 2013 年德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发布新闻指出，“金砖五国领导人开创了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先河，但还是要重点关注细节。如果金砖银行致力于对抗贫穷及不平等，那将会是个巨大的成功。但如果它只关注那些无法直接惠及穷人的宏大计划，则有可能弊大于利”。<sup>1</sup>

现有在公开领域中明确提出金砖银行任务和框架的文件非常少，而从减贫和促进社会公正视角出发的文件更是少之又少。此外，就民间社会对金砖国家相关进程的参与程度而言，虽然他们表达出很多想要实质性参与的兴趣，但实际的参与度却相当低。这篇政策简报旨在抛开金砖国家政府关注的出资比例和管理上的技术性问题，着重提供一个有关其原则、重点和目标的坚实愿景，作为银行开展活动和运营的前提。旨在证明金砖银行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来促进扶贫开发，减少在金砖国家及将要实施项目的伙伴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想法为什么值得肯定

来自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于 2014 年 7 月在巴西的福塔雷萨展开了第七轮讨论。虽然全球对他们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远远不如 2009-2012 年的那么热情，但对于它们第一个主要的制度性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即目前被称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仍然有一定的期待。

这个新银行是金砖国家的合理延伸。该政治实体成立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久。当时只有四个金砖国家，其主要目标在于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使其民主化。

这一点在 2009 年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中得到证实。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将投票权和股东权益从传统出资国更多地分配给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该组织的明确目标<sup>2</sup>。为了建立一支制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力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想法于 2012 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上第一次被提出。当时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正在准备撰写“新开发银行”的可行性报告<sup>3</sup>。第二年，金砖国家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届峰会上，宣布了下一年在巴西福塔雷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意向，并向全球社会透露了其重点，除了“为金砖国家、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调动资源”之外，还将以某种方式“向现有的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提供补充，推动他们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sup>4</sup>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新的开发银行，不仅广受支持，而且也至关重要。决策者们和智囊团均承认，在世界走向多极、经济脆弱、政治不稳定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新的发展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解决日益加重的不平等、人口挑战、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平与稳定——所有这些都需要从根本上采用新的思维和方法，彻底改变传统上以“南”“北”来划分国家阵营的方式。政府间开放工作组在负责起草联合国 2015 年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时已经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额外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且认为“从多种渠道调动资源并有效利用融资，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sup>5</sup>。

通过《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醒注意南半球在开发性金融资源方面的潜力。同时也提到，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围绕“内聚性多元主义”来开展——值得注意的是，要应对世界金融挑战，需要对现有的金融体系进行完善和补充，而非与之形成竞争。世界银行对金砖国家提案的公开支持<sup>6</sup>，也印证了这种想法<sup>7</sup>。曾在 2001 年引导全世界关注金砖国家经济潜力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则更进一步称此提议“是必然的，且符合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的”<sup>8</sup>。

新银行可为新兴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提供新融资渠道，这些渠道是现有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据估计，即使是多边开发银行及政府开发援助（ODA）联合开展援助，现有的资金水平也仅能满足这些国家计划中的基础设施 2%到 3%的发展需求<sup>9</sup>。除此之外，大多新兴经济体还面临人口生存与服务需求带来的巨大挑战，但同时又因受限于经济规模，无法获得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IDA）针对国民平均收入 1,205 美元以下国家的优惠贷款。为了通过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的信用额度标准要求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要求，印度不得不做出特别安排，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如果预测显示印度将发生各种类型的信贷危机，贷款就将停止。近年来，印度作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单一借款人，其借款额已经达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允许的最大额度<sup>10</sup>。金砖银行不仅将从各成员国吸纳存款，还从中等收入国家和潜在支持者——如石油产出国等来调动资源。比如，世界银行在 2013 年全球投资发展报告中预测：到 2030 年，发展中国家所占资本与投资总量将接近全球的一半。<sup>11</sup>

新银行更远大的抱负还包括在金砖国家内建立一个货币市场，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培育雷亚尔、卢布、卢比、人民币和兰特之间的便捷兑换，从而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建立金砖国家的储备货币可以挑战目前全球对美元作为唯一储备货币的依赖性，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看齐<sup>12</sup>。这是那些热衷于金砖国家的能力，渴望能从根本上挑战目前金融体系的设想。除了提供新型货币储备的承诺，对新银行崛起的乐观态度，也在于相信它将有可能重新定义传统的“捐助人-受助人”的结构，引领“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新时代的到来，让资源、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可以围绕需求、期望和经验的共享而展开。政府间正在就新发展议程进行谈判，预计在 2015 年取代千年发展目标（MDGs）。具体来说，即针对目前捐助国并未能履行 MDGs 中规定的责任这一情况。因此，金砖银行的成立，提供了修正的机会，也符合在全球进程中对改革的要求，如釜山论坛对援助有效性的呼吁（2011 年）、里约 + 20 会议（2012 年）、联合国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协商会议、全球发展合作伙伴会议（2014 年）等。

## 变化：新银行如何发挥新的领导作用

相比其远大的抱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目前所宣称的目标，在集团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资的方面，却表达的含混不清。金砖国家在发展方面的经验，均过分强调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和旨在帮助大中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找到立足点的投资。例如，巴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BNDES)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发展政策和产业化进程而于 1952 年成立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投资基本上全部被直接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其工作重点则转向促进大型产业并帮助其业务实现国际化。因此在 2012 年，大型企业获得其 58%的年度支出，总金额达到 658 亿美元。同样，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定位也是要推动中国的出口。在 2012 年，直接用于此目的的专项拨款达到了 350 亿美元<sup>13</sup>。

经济学家指出过分强调与全球市场看齐的做法将带来反作用，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和商品的波动中将变得非常脆弱，也会影响本地和国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此外，为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受贫困和社会排斥影响的人口还将面临来自征地压力、基本服务补贴减少、对雇员安全的忽视和就业标准的倾向等方面更大的风险。孟加拉国的服装产业、印度或南非矿山企业都是典型的倾斜式发展的例子，为迎合国际需求，牺牲当地人民的权利和权益。<sup>14</sup>

在这种背景下，金砖国家建立开发银行的关键，就是要超越传统开发银行的概念，制定新的定义和革命性的议程。因此，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工作，乐施会有如下建议：

# 1 树立有创见的愿景

## 1.1 引领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机会

在世界准备好接受新的全球发展框架之时，金砖国家有机会从理论和操作层面在所有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上展现其领导力。对此，2012年在巴西举行的里约+20峰会特别提出这一点，并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因此，里约+20理所当然被看作是金砖国家的决定性时刻。自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国际发展话语的主导，并逐渐成为在千年发展目标(MDG)、气候变化和融资等方面相关讨论的关键。2015年，有两个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政府间谈判将被推向高潮。而金砖银行的成立正当其时，可以作为创新思维和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参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2013年度报告中指出，“新的伙伴关系须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sup>15</sup>

乐施会认为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实现地球限度和社会限度之间的平衡为目标。<sup>16</sup>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乐施会《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安全公正的空间》(Raworth, 2012)中所述，实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确保人人都享有实现基本权利所需的资源，如食物、水、医疗健康保障、能源等，同时也确保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会加重关键地球系统的负担，如引发气候变化或损害生物多样性等。

金砖银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即消除贫困，加强人的能力建设，同时注重负责任的使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挑战中，新银行必须努力消除极端贫穷、剥削和饥饿，从而使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并能获得实现美好生活所需资源、能力和自由。

因此，必须特别关注妇女和边缘群体获得自然资源的权利，并将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压力降到最少。金砖国家必须以身作则，将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分开，提供奖励措施鼓励节约能源，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尊重自然资源在一定规模上（本地的、区域的、全球的）的临界值，以便保护和延续人类生命。

## 1.2 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展示其远见的平台

金砖国家一直站在全球消除贫穷的前沿。过去十年，中国和印度将本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虽然这一成绩有目共睹。但在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前的极端不平等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多的观点分享和政策示范，比如巴西在解决歧视和财富、机会和资产的分配不均等方面一直面临着挑战。此外，印度和南非的不平等现象也在新世纪里连年加剧。在南非，一些令人担忧的证据表明，如不积极解决不平等问题，即使 GDP 增长强劲，到 2020 年，仍还是将有超过 100 万人被推向绝对贫困。<sup>17</sup>

乐施会认为金砖国家在促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开发银行必须坚定的认识到，不平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通过努力减少不平等，新开发银行就能够直接减少贫穷，并确保未来的增长能够扶贫<sup>18</sup>。此外，降低收入的不平等，也能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有效的减少贫困。<sup>19</sup>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认为，解决不平等的当务之急包括：一，“废除特权，建立人人享有的平等权利”；同时，“社会资源的分配，允许所有人都能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权利”。<sup>20</sup>相应地，乐施会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砖银行的活动和投资导向应使社会更公平，使权力更负责。金砖银行必须将平等和再分配作为一贯的重点，关注社会排斥、实现性别平等，满足最边缘和最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这些都至关重要。还包括终结极端不平等，使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能够公平地共享财富、机遇和资产。更强的调动国内收入的能力、更高的税收透明度，更健全的问责制度，以及更有效的解决避税和非法资金流动的措施，都是终结极端不平等所要面临的挑战。

## 1.3 金砖银行应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

与金砖国家应对性别差异的声明一致，新银行必须明确地将强调促进和保护妇女的权利作为其运作成果。减少性别不平等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和国家活动中，创造一个促进妇女平等享有权利和资源的条件。

金砖国家的内部经验表明，仅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并不能解决由社会决定的更复杂的不平等现象。以印度为例，尽管女童的教育水平和女性平均收入均有所增加，2008 年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比例却低于 1983 年。同样，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印度孕产妇死亡率仍维持在很高的水平。<sup>21</sup>而巴西则成功地解决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并在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sup>22</sup>因此，金砖国家必须制定机制，确保在其运作的所有方面，都能保障女性享有平等和积极的参与，其中包括制定明确的战略来解决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面临的障碍，针对妇女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技术和策略交流。

乐施会建议，新开发银行应把解决不平等问题作为其目标之一，并且承诺解决女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会不平等问题。金砖银行必须明确规定，进行知识和资源交流，以促进歧视性法律和机构的改革；采取针对性的行动，以满足妇女健康和教育的需要，并消除妇女在平等就业方面的障碍。应该优先考虑投资于加强妇女在议会、整个社会和家庭影响力方面，以及那些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限制女性获得资产、收入和决策权社会规范的项目。

## 2 实现变革性的发展议程

从南半球国家的角度出发，金砖银行需作为载体，以促进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交流。就银行的业务议程（所有活动和项目）来说，乐施会建议优先考虑以下事宜，以便和提出的部分愿景保持一致。

### 2.1 推动可持续、全面的发展

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要求金砖银行超越以市场为导向的增长，转而在其项目中强调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银行的活动必须支持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包容性、变革性的增长战略。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府间开放工作组明确表示，“消除贫穷、改变不可持续模式，促进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自然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sup>23</sup>

考虑到金砖国家中大部分人口以农业为生，新银行要优先考虑支持农业增长，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创造可持续的，特别是针对妇女、青年和最边缘人群的就业和生计。以确保粮食主权和可再生能源为目标的项目是这方面的基础。这符合 2009 年叶卡捷琳堡首脑会议（俄罗斯）通过的《金砖国家就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联合部长声明》。在此次会议上，各金砖国家的农业部长同意合作，建立农业信息系统，实现战略共享，以确保最脆弱人口的粮食安全。2011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将食品和能源“过于波动的商品价格”确定为全球粮食安全和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威胁。他们呼吁全世界采取措施，增加产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规范衍生产品市场，减少食品和能源现货市场的扭曲，包括实施国际证券委员会规定的监督原则。

各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立法、规划和融资框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可为金砖银行的借贷活动提供重要参考。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开发银行在农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支持小微生产者和企业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值得新银行借鉴。

<sup>24</sup> 联合国秘书长 2011 年年度报告着重于持续和全面的成长战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创举——通过由政策推动的结构性调整，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农

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大规模投资、农村贫困人口的土地权益、对产业化以及参与全球贸易能力的支持等。<sup>25</sup>报告提出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包括农民获得土地、用水的权力、扩大规模及相应的金融服务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市场的改进，报告也提出应特别改善女性劳动力的生产条件，以及将农业与环境政策整合到更广义的农村发展政策中，以确保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能持续的维持农耕系统。

巴西和南非采用的是可持续生产和消费（SCP）的国家发展框架，符合马拉喀什进程<sup>26</sup>。印度关于农村就业保障、森林权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也进一步验证了金砖国家具有相当专业的经验，可以协助制定政策，以解决南半球在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方面的需求和挑战。金砖银行的议事日程必须依据这些经验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出共同的、一致性的行动框架。新银行必须有意识地避免重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覆辙，制定明确的政策来保护自然资源和原住民社区的权利。

### 建设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恢复和适应能力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世界上面临饥饿的人群中有四分之三居住在农村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农耕、捕鱼、畜牧及林业。他们多数居住在经常受到洪水和干旱侵害的边远地区。妇女是粮食的生产者，她们最易受到水源紧张和土壤肥力下降等因素影响。这种状况在金砖国家中尤为明显：导致环境风险的决定因素往往不仅仅是收入贫乏，还可能包括就业、教育、性别、年龄和种族原因。<sup>27</sup>

金砖国家在不断地提供经验教训与成功案例，如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巴西的城镇可持续发展规划以及印度的农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而同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就因土地使用和森林砍伐，而产生超过全球总量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根据预测，到 2050 年，印度与中国的煤炭需求将增加一倍以上；到 2030 年，两国的石油需求将增加四倍。<sup>28</sup>

2011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三亚召开会议，中国承诺“根据公平和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的原则”，“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就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达成全面、平衡和有约束力的成果……在本国经济和社会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务实合作”，包括提供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信息和发展。

乐施会认为，投资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建设气候变化恢复力可作为金砖银行的一个战略领域——且应包含用于生产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对采取可持续生产企业的激励措施，以及对污染者的惩罚行动等。

鉴于金砖国家也在加速城市化进程，要确保银行有一个明确的策略，保证其城市项目坚持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2.2 投资于能使贫困和边缘人口直接受益的基础设施

虽然基础设施的发展一直是金砖银行明确的重点，但重要的是确保其在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投资首先能满足在社会和经济上弱势群体的利益，并确保其项目不会重蹈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国际借款环境下遭受到的对社会和环境破坏的覆辙。

联合国人类居住区规划署注意到“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穷人来说，常常带来消极的后果，其中就包括环境的破坏。在此过程中穷人是易受影响的群体。”<sup>29</sup>世界银行也承认，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非贫困家庭所获得的益处远远大于贫困家庭。在最不发达国家，如孟加拉国进行的研究也表明，在基础设施上，80%的补贴都流向了非贫困群体<sup>30</sup>。

因此，金砖银行必须重点实施用于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项目。亚洲开发银行注意到，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加强公路网络、灌溉和电气化的投资——可以为穷人带来最大的倍增效益<sup>31</sup>。此外，在健康、教育、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投资被确认为实现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up>32</sup>，也是全球共同商定的千年发展框架的一项主要目标。

金砖国家基础服务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这使新银行必须创立特殊条款支持成员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例如,尽管状况已有所改善,投入也更多,但医疗不平等现象不论是在金砖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依然很明显。在传染性疾病、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方面,印度所承担的负担均为世界之首。在世界经济论坛妇女健康和生存全球指数的排名中,印度和中国都被列入世界上该指数最低的四个国家之中<sup>33</sup>。在金砖国家中,教育差距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口在流动性、机会和福利方面的不平等。根据经合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1):五个国家的小学入学率均有所增加,并且除印度和南非外都可以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相当。而虽然五个国家中的小学入学率均有增加,但用于保障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基础设施仍旧薄弱<sup>34</sup>。此外,社会歧视给女孩、残疾人和其他传统上受排斥的群体造成的双重障碍,使穷人难以维持生计,更加剧了贫穷和不平等。

新开发银行必须将基本服务可及性作为一个战略,促进更大的平等机会,以减少其他不平等,并促进经济增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金砖国家能够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全球卫生战略行动<sup>35</sup>的一份报告表明,不仅金砖国家提供援助的速度比七国集团国家在2005-2010年间的速度快10倍,他们还通过分享本国的创新和经验,利用可及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和在应对医疗健康挑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成本非专利药品生产国,而南非和巴西则在艾滋病毒的预防和治疗上功不可没。这其中还包括他们对创建公平的卫生系统的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一直致力于为非洲提供专门的健康援助项目和推动新型医疗技术的发展,包括低成本生殖健康技术;俄罗斯则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抗艾基金、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工作。

### 2.3 解决金砖国家内部及发展中世界的平等问题

尽管全世界已达成共识,努力减少在性别、地区、种族和收入群体等方面的不平等应成为包容性发展议程的核心,<sup>36</sup>但有证据表明,在金砖国家中经济差距和社会差距在不断加剧。金砖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水平显著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而且除巴西以外,在过去十年里,这种不平等还呈现出了急剧上升的趋势。<sup>37</sup>从乐施会对不平等趋势的研究可以推断,仅在南非,如不采取措施干预急剧加速的

不平等,那么在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将可能会有超过一百万人陷入贫困。反之,我们针对推动平等的结果的计算,也显示出同样惊人的数据。在巴西,如果将不平等的水平降到与印尼持平(接近20国集团中值),那么,仅需十年,其贫困人口就将减少90%。<sup>38</sup> 当今社会的壁垒,如性别、阶级和种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福祉和生活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金砖银行针对不平等所做出的特别的努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解决非正规就业。因为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普遍面临工资歧视、工作不稳定和社会经济流动性限制,这些都与金砖国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密切相关。非正规就业极大影响了缺乏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尤其是女性——她们更有可能从事非正规就业,而她们的收入相对更低。<sup>39</sup> 经合组织(2011)指标显示,在金砖国家中,非正规劳动力在印度最为普遍,尤其是女性、街头小贩、家庭小作坊里的工人和非合同工。然而作为GDP的一部分,金砖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却普遍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中国和印度低三到四倍,巴西和俄罗斯约低四分之三)。

制定针对消除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框架,对确保其能在金砖国家内甚至金砖国家外获得广泛的效益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十年里,金砖国家政府已加强了由雇主支付的社会援助,但这还远远不够。例如,提供安全网这样的项目,在南非可能达到占其人口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收入的58%,在巴西占到15<sup>40</sup>。如“家庭补助金”等项目在巴西已证实大有益处:提高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提高入学率、促进性别平等。其他由雇主支付的缓解贫困和不公平的社会救助项目还包括:印度的食物项目、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俄罗斯和南非的儿童最低生活保障援助等。这些经验意味着新开发银行具有巨大的潜力来确定并推广内部策略以解决不平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类似的经验和教训。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金砖银行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基础,减少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为南半球实现更好的资源管理和分配铺平了道路。例如,在开放工作小组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

的概括里，将增加产业多样性和“向高附加值活动转移”作为增加国家间平等的关键。不断提出的有关建立更强大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各种建议尤其符合金砖银行，包括：加强国内资源流动——通过提高税收和公共支出的效率、减少偷税漏税、提高被盗资产的追回，以及增强国内储蓄投资的系统。

### 3 确保民主治理和透明操作

金砖国家正努力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的典范，而民主、透明的制度实践是关键。金砖国家必须保证分享信息，使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然而，目前他们在这个方面却鲜有作为。乐施会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这一差距：

#### 3.1 金砖国家必须在公众和政策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明确的国际合作和投资政策

尽管声称要在国际舞台上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议程，金砖国家的工作却被认为缺乏关于其立场和策略的公共政策讨论。在金砖国家，国际合作和投资更可能是由单个部门的内部机制驱动的，而不是由决策者和公民共同制定政治或公共政策。国际合作的范围和目标缺乏书面文件，这极大阻碍其接受更为广泛的讨论。迄今为止，在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南非发表过他们参与金砖国家的政策立场和期望。

对金砖国家来说，现在迫切需要确保其外交政策成为公共政策。对于新银行，必须确定相关政策保证其合作和投资都是在南南合作的原则指导下做出的。该原则强调国家主权和所有权、非限定性、互不干涉内政并寻求共同的利益<sup>41</sup>。“人道主义原则”的承诺也清楚的写入南非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sup>42</sup>，并承认其在支持“人权、民主、和谐，以及消除贫困和不发达”等方面的作用。另外，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sup>43</sup>，则将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互相帮助作为其援助计划的主要目标。这里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确保南南合作的承诺，以及同意并积极追求全球在人权、社会和环境公正方面的标准；同时又能协调好金砖国家间向国际合作和投资迈进时所采取的方法。也反映出全球关于人权的理想及社会和环境正义。区域发展与合作框架——比如《非洲关于发展有效性的共识》和《非洲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共同立场》，也必须得到承认且整合进银行的政策中。

进一步说，与北半球国家不同，金砖国家传统上并没有在国际合作和投资方面进行全系统开发投资的能力。对外政策业务的领导权一直以来都是交给资源不足的外交部门，由他们单枪匹马去应对。尽管金砖国家最近试图创建独立的发展机构，

如俄罗斯援助 (RusAid)、发展伙伴关系署 (DPA) (印度)、南非发展伙伴关系署 (SADPA)、巴西合作机构 (ABC); 中国每年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投资 64 亿美元<sup>44</sup>, 但是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援助机构, 但是这与更大的管理机构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运作联系是不平衡的, 而且大多微不足道。新银行作为金砖国家的第一个机构必须保证其成员国以发展能力和互相协调机构能力为己任。要使金砖银行以有效的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用于指导经营目标和产出的共同框架、良好的规划机制、总结和交换经验、专业知识和创新都至关重要。

### 3.2 金砖银行必须采取彻底的民主管理结构

鉴于新开发银行理念的提出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内不平等权力和资源安排的一种回应, 金砖国家的专家们均在谈到金砖银行的成员和治理结构时, 表示期待金砖国家能“带来改变”。他们的争论大部分是关于新银行的资本基础选择小额和同等出资额这一问题。<sup>45</sup>这可使金砖银行调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潜在资助者, 并为设置更公平的投票和决策权打下基础。机构的命名也从金砖开发银行 (BRICS Development Bank) 变为金砖国家主导的开发银行 (‘BRICS-led’ Development Bank), 从而表明五个国家的领导地位, 为南方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更民主的金融资源管理。

尽管官方声明尚未发布, 2014 年, 媒体报道指出, 五个金砖国家将通过同等出资的方式筹集 500 亿美元作为银行的资本基础。正式的贷款很可能于 2016 年开始<sup>46</sup>。据估计, 每个国家将拿出 100 亿美元现金, 以及 400 亿美元的担保金, 并通过国际市场筹集更多追加资本。其他国家只要出资 10 亿美元, 即可参与并占有份额。通过融资成员的资本化, 债务减少和新成员的出资, 银行的资本预计将达到 1000 亿美元。与之相比, 自 1944 年至 2014 年, 国际发展协会的累积资本投入达到了 3040 亿美元<sup>47</sup>; 另一方面,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运营资本基础却小的多。只有 150 亿美元, 但它却同样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的借款和其非优惠贷款所获得的利息实现资金的调配。

在 IBRD 成立的时候, 创始成员国共拿出了 100 亿美元, 其中 20% 已实际缴清, 剩余的 80% 在有需要时由成员国支出。全球发展中心的一篇论文 (Kapur 和

Raychaudhari, 2014年1月)指出,截至2012年,实付资本只占360亿美元银行资产净值的三分之一。尽管收益良好(根据模范借款人的还款记录),但也只能少量抵消注资支持经济的疲软趋势。<sup>48</sup>

### 3.3 金砖银行必须制定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并创建问责和补救机制

在金砖国家内的发展项目中,社会和环境保障政策的执行不力,使得建立综合可行的社会环境安全保障框架不仅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国际上通行的有关环境资源保护及社区权力维护(包括受到具体活动等直接影响和受到宏观政策改变等间接影响的社区)的做法,均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例如,拉丁美洲区域发展银行建立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综合指标,就值得金砖银行效仿<sup>49</sup>。

新银行必须创立全面的保障政策,以确保其发展项目不会损害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发展权利、优先权和发展机会,关注妇女的权利与参与等。同时,还必须特别关注针对弱势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工作方法。金砖银行应该与其他政府间合作组织合作,如七国集团等,建立相应的政策以预防冲突,设置管理政策以确保不会因为银行的项目或干预而制造或激化当地冲突,尤其是在收购土地和公共财产资源过程中发生的冲突。

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末建立了环境与社会安全保障政策,即“保障政策”。虽然并不完善,但是他们已经成为多边融资中的模范和最佳实践。这些政策首次要求银行在其投资和项目贷款中,负责地遵循规定的标准以确保不伤害受其影响的社区。这些标准是要求强制执行的,并且在投资中接受监察小组的监督机制的问责。公民社会在其创建和实施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保障政策急需对过去多年的实施经验进行总结并更新,并为金砖国家银行提供借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保障政策的应用,给予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一个机会,在符合国家战略和发展要求的情况下,通过恰当地追踪社区的需求,来加强其开发的有效性。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镛曾多次提出保障政策是世界银行的比较优势。在这一点上,对现行保障政策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将在金砖国家银行自身的保障政策制定中起

到指导和参考作用。

赤道原则<sup>50</sup>，是一个帮助金融机构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环境、社会风险的原则。它也是金砖银行在制定其保障政策时的参考。然而，目前所有的金砖国家都未被列入赤道原则国家清单。这个清单选出全球被认为具有强有力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立法系统以及保护本国人民与自然环境能力的国家。金砖银行应该建立各项监测评估机制，比如建立类似世界银行的独立评估小组——一个直接向董事会报告独立实体。该小组在进行评估时可以无限制访问所有银行记录及员工。其他值得借鉴的，还有世界银行和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在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申诉方面的标准流程<sup>51</sup>。

世界银行集团的独立责任机制虽然还不完善，但为受影响的社区和公民社会的赔偿申诉和制度改变倡导建立了内部通道。世界银行的监察小组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合规顾问/巡查官办公室的建立都是公民社会的重大胜利。他们都负责各自机构的保障政策运行和标准。合规顾问/巡查官办公室甚至可以对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行为进行广泛的调查并要求管理部门的采取行动和回应。这确保了受影响的社区可以向世界银行反映社区的担忧并在必要时进行调解。金砖银行在考虑其自身的责任机制设计时应当重视世界银行的这两个责任机制。

### **3.4 金砖银行必须明确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条款**

根据金砖国家以往并不乐观的记录，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对金砖银行会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因此，世界银行和其他地区性银行在此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除了向开放论坛（亚行）和 CSO 市政厅会议（世行）学习，金砖银行还需要建立持续的信息共享、民间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就其内外部操作进行咨询的程序。在这点上，利用技术来促成“信息公开政策”是关键。世界银行的公开知识文库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公共交流政策都是这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作为利益相关方更广泛的参与政策的一部分，民间社会、工会、地方政府、媒体、小型企业和学术界等其他关键因素的角色与参与也应被考虑和整合进来。

私营部门的角色和其活动的透明度是问责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幸的是，这方面的信息却严重不足。国际发展项目为国有和跨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增加利润提供所需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例如，赞比亚发展署（ZDA）就是将帮助收购原住民管理的土地作为其职责，作为其吸收外国投资的一次服务<sup>52</sup>。以及在优先行业内超过 50 万美元的投资和在经济开发区内运作的投资，均可享受税收、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减免，并享有免费的利润和股权汇回，以及非商业性风险保护政策<sup>53</sup>。在全球层面，国际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投资在 2010 年超过了 400 亿美元，到 2015 年则有望超过 1000 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发展中国家海外公共财政的三分之一<sup>54</sup>。

虽然所享受的基础设施补贴和免税的权力是纳税人的贡献所促成的，但银行针对纳税人的信息公布和问责机制却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目前，关于世界其它区域金砖国家相关企业活动的影响和内容的信息少之又少。因此，在这方面，必须要建立体系来确保私营企业活动与投资的透明度，如设立独立部门，通过在非洲、东欧和拉丁美洲搜集实地信息来监督、追踪私营企业在农业、采掘业上的投资。这个设想的提出是基于印度私营企业主导在赞比亚的农业投资评估<sup>55</sup>和巴西在莫桑比克的投资研究<sup>56</sup>。但是，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才能确保系统化的监测。“水电可持续评价规范”<sup>57</su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针对已定原则与政策，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实地绩效评估。

## 4. 值得等待：金砖银行带来的机会能否大过风险？

如果不严肃看待其成立对全球利益相关者和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担忧和风险，那么对金砖国家银行能提供的服务所做的评估就不完整。基于与乐施会驻各国办公室、合作伙伴间，机构联盟间的讨论，乐施会总结出潜在的“风险预警”，新银行需特别关注。

### **风险：缺乏公共信息和讨论**

如前所述，由于缺乏金砖银行规划的官方信息渠道，民间产生了许多关于金砖国家发展情况的关注与担忧。而且缺乏金砖银行计划和金砖国家整体工作的信息，阻碍了公众参与讨论的机会并可能削弱金砖国家在全球改革上的影响力。金砖国家应尽公开其在国际合作方面的重点，并在金砖银行的功能上，明确“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确保公众获得信息的途径，包括关于贸易和衍生的政策银行投资活动的信息，是一项受多个国家和国际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在涉及金砖银行的事宜上，辨识金融投资的决定因素和其结果非常重要，这比仅仅了解机构本身的财务健康更为复杂，涉及面更广。因此，需要更强有力的信息分享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

### **机遇：共同开发框架下创造性思维的潜力**

抛开成员国之间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差异，这个多样性的团体能带来不同的发展视角与专业技术和知识，这使金砖国家可以超越各自的限制，构建出全面的——甚至比在传统世界秩序中所能实现的更为彻底的发展议程。尽管仍旧存在对金砖国家个体能力与利益的怀疑，但成员国需要彼此依靠来实现其个体和集体所渴望实现的政治和经济立场。而银行的建立，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金砖国家密切参与制定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金砖银行很可能成为其展示他们在这一创举上的实际领导能力的途径。

## **风险:在国际项目的监测评估上不理想的跟踪记录；利益相关者和社区的参与**

在金砖国家内，利益相关者的可信度缺乏，尤其是针对受发展项目影响的社区的问责制度的严重不足，是金砖银行获得国内支持的主要障碍。相反，这些经验如果善加利用，则能为其争取强有力的国内支持。另一方面，必须要建立更有效的参与流程，而不仅仅停留在峰会的对话上；需要建立一种对公民需求负责，对政策及公共资源使用负责的文化（在各国内，及国与国之间）。这要求金砖国家扶植并支持研究、监测、信息传递方面的项目，包括通过独立利益相关者的项目和与全球认可的基本权利相关的框架。金砖国家不应将民间组织的参与视为一种威胁，而必须着眼建设并拓宽关键的合作参与的基本能力，这将有助于加强其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利益。

## **机遇:展示一个公平的国际融资及投资的谈判平台**

大部分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所持的乐观态度都基于以下期望——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团体将不仅可以避免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政策，，同时还可克服金砖国家过去曾面临的治理和资源分配不均的挑战。在所有围绕新银行的讨论中，解决这些不足的承诺已经一再被重申。然而这还要看银行是否将建立新的工作方式，积极促成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通过持股权、设立允许受助方就他们的需要和银行的“盈利性”及创始国成员的直接利益建立的谈判机制。

## **风险：银行政策不应背离全球认可的原则和标准**

外界对金砖银行方向的担忧主要是对金砖国家将如何利用其获得的资源和政治影响力的不确定性。近年来政治经济紧张持续升级的局势，甚至上升为侵略和国家冲突，金砖国家有责任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弥合差异，寻求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建设性方法。反之，金砖银行在国际责任行动上的缺失将会使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这方面的标准随之降低，从而影响全球安全和发展。

## **机会：加强区域纽带；支持跨区域发展框架的有效性和伙伴关系**

金砖银行宣布成立之时，类似的区域合作设想随之而来，包括由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近期由印度牵头的南亚发展银行的讨论。由于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利益传统上一直与其所处的区域紧密相关，因此，金砖银行为金砖国家提供了一个加强区域经济纽带，达成发展共识的机会；同时也为学习其他区域的经验带来机遇，如非洲有效发展共识或欧盟范围内的税收与财务汇报相关的立法等。

## 5 结论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开始运营。乐施会强烈建议金砖国家满足外界的期许，建立一个愿景和运营方式具有先驱性的机制。新的银行被赋予了明确的期待，希望它不仅致力解决金砖国家国内的发展挑战，也能通过运用成员国储备和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及潜在支持者中调动的资源来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持续发展服务。

新银行更远大的抱负还包括在金砖国家间建立一个货币市场，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培育雷亚尔、卢布、卢比、人民币和兰特之间的便捷兑换，从而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建立金砖国家的储备货币可以挑战目前美元作为全球唯一储备货币的依赖性，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看齐。这是那些热衷于金砖国家的能力，渴望能从根本上挑战目前的金融体系的设想。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乐施会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新的开发银行，不仅广受支持，而且至关重要。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经济脆弱、政治不稳定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新的发展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从根本上采用新的思维和方法，彻底改变传统上以“南”“北”来划分国家阵营的方式。尽管对于金砖国家每个成员国个体的能力和利益存在怀疑，但新的开发银行首次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一套机制，让他们可以创造一个相比传统世界秩序更全面乃至变革性的发展议程

为了做到这一点，金砖国家的重要举措，需要超越开发银行的传统观念，并定义和细化金砖银行的变革性议程，这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中展示出概念和操作层面的领导力，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要求金砖国家超越市场化的经济增长，强调社会、环境和经济的结合。金砖银行必须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远见，注重消除贫困和培养人的能力，负责任的使用自然资源。

金砖银行必须坚定地认识到，不平等是现今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新银行要有所作为，必须关注社会矛盾的解决，促进性别平等，实现最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需求与权利。在宏观层面上，这意味着消除极端不平等，财富、机会和资产可以在

国内和国家间平等共享，而提升调动国内财政收入的能力，透明的税收制度和问责机制则是消除不平等的主要挑战。。

对金砖国家来说，现在迫切需要确保其外交政策成为公共政策。金砖银行的立场和策略必须以强有力的公共和政治辩论机制为支持，并专门发展有竞争力且相互一致的机构能力。也需要确保银行的政策和实践与南南合作的承诺相一致，在过程中积极推行全球人权标准和社会与环境的公平，着重参考环境资源和社区权利保护的实践，包括受特定活动直接影响和受宏观政策变化间接影响的社区。

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是金砖国家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金砖银行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信息共享、公民社会咨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内部和外部参与的机制。私营部门的活动和角色中的透明度是问责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金砖国家在其他地区的相关企业活动及影响等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机制确保私营部门活动和投资的透明度是必须的。

最后，鉴于新开发银行被认为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平等一个反应，乐施会希望金砖国家能在成员与管理结构的设置中做出改变，搭建一个更加平等的投票与决策权平台，包括采取一国一票的措施。

---

<sup>1</sup> Oxfam (2013) ‘BRICS Bank must put poverty and inequality reduction at heart of its mission’, press release, <http://oxf.am/3vj>

<sup>2</sup> BRICS Summit: eThekweni Declaration (2013) (para 13), <http://www.brics5.co.za/fifth-brics-summit-declaration-and-action-plan/>

<sup>3</sup> BRICS Summit: Delhi Declaration (2012), <http://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19158/Fourth+BRICS+Summit++Delhi+Declaration>

<sup>4</sup> *Ibid.*

<sup>5</sup> Open Working Group on SDGs (2012) ‘The future we want’,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UN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futurewewant.html>

<sup>6</sup> The World Bank Group (WBG) comprises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and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

- 
- <sup>7</sup> J. Lamont (2012) ‘Zoellick throws support behind BRICS Bank’,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cms/s/0/961513b6-7bc7-11e1-9100-00144feab49a.html#axzz373giHXiP>
- <sup>8</sup> Jim O’Neill, quoted in S. Preet, S. Sapra and A. Mehdi (2013, unpublished) ‘Articulating a vision for a progressiv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ICRIER and Oxfam India
- <sup>9</sup> *Ibid.*
- <sup>10</sup> S. Morris (2014) ‘Shaking up the donor shakedown at the World Bank’,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2,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shaking-up-donor-shakedown-world-bank\\_final\\_0.pdf](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shaking-up-donor-shakedown-world-bank_final_0.pdf)
- <sup>11</sup> *Ibid.*
- <sup>12</sup>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 is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asset, created by the IMF in 1969 to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official reserves of member countries.
- <sup>13</sup>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2013) ‘2013 Annual Report’, [http://english.eximbank.gov.cn/tm/en-AR/index\\_634\\_26391.html](http://english.eximbank.gov.cn/tm/en-AR/index_634_26391.html)
- <sup>14</sup> J. Ghosh (2014) ‘What will it take? Achieving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RICS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G20 and BRICS Update, Issue 19,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p.10, [http://www.boell.de/sites/default/files/g20\\_update\\_19final.pdf](http://www.boell.de/sites/default/files/g20_update_19final.pdf)
- <sup>15</sup>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A life of dignity for all: 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advancing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genda beyond 2015](#)’,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6 July 2013
- <sup>16</sup> Kate Raworth, ‘A safe and just space for humanity: Can we live within the doughnut?’, Oxfam Discussion Paper, Feb 2012 <http://oxf.am/oe8>
- <sup>17</sup> ‘Left behind by the G20? How ine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reaten to exclude poor people from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Oxfam Briefing Paper, January 2012 <http://oxf.am/4VZ>
- <sup>18</sup> *ibid.*, p7
- <sup>19</sup> *ibid.*, p9
- <sup>20</sup> *ibid.*, p7
- <sup>21</sup> *ibid.*, p32
- <sup>22</sup> OECD, 2011 quoted by Courtney Ivins, ‘Inequality Matters: BRICS Inequalities Factsheet’, published by BRICS Policy Center and Oxfam, not dated
- <sup>23</sup> Open Working Group on SDGs (2012) *op. cit.*
- <sup>24</sup> I. Neto, G. Zoccal and M. Viana (2013) ‘Development Banks in the BRICS countries’, IBASE and BRICS Policy Center, <http://issuu.com/ibase/docs/livreto.brics.ing.final>

- 
- <sup>25</sup>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options for sustained and inclusive growth and issues for advancing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genda beyond 2015](#),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1 July 2011
- <sup>26</sup> UNEP (2012) ‘Global Outlook on SCP Policies: Taking action together’, UNEP, [http://www.unep.org/10YFP/Portals/50150/downloads/publications/Global\\_Outlook/Global%20Outlook%20on%20SCP%20Policies%20FULL.pdf](http://www.unep.org/10YFP/Portals/50150/downloads/publications/Global_Outlook/Global%20Outlook%20on%20SCP%20Policies%20FULL.pdf)
- <sup>27</sup> Courtney Ivins, ‘Inequality Matters: BRICS Inequalities Factsheet’, published by BRICS Policy Center and Oxfam, not dated, p11
- <sup>28</sup> *Ibid.*
- <sup>29</sup> UN Habitat (2011) ‘Infrastructu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p14, <http://mirror.unhabitat.org/pmss/listItemDetails.aspx?publicationID=3074>
- <sup>30</sup> *Ibid.*
- <sup>31</sup> I. Ali and E. Pernia (2003) ‘Infrastructure and Poverty Reduction – What is the Connectio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pcij.org/blog/wp-docs/Pernia\\_Ali\\_ADB.pdf](http://pcij.org/blog/wp-docs/Pernia_Ali_ADB.pdf)
- <sup>32</su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http://www.adb.org/themes/poverty/strategy>
- <sup>33</sup> Y. Bekhouche, L. D’Andrea Tyson, R. Hausmann and S. Zahidi (2013)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3’,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3/#=>
- <sup>34</sup> C. Ivins (2013) *op. cit.*
- <sup>35</sup> Global Health Strategy Initiatives (2012) ‘Shifting Paradigm: How the BRICS Are Reshaping Glob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Global Health Strategy Initiatives, [http://www.ghsinitiatives.org/downloads/ghsi\\_brics\\_report.pdf](http://www.ghsinitiatives.org/downloads/ghsi_brics_report.pdf)
- <sup>36</sup> UN Secretary General (2011) *op. cit.*, p17
- <sup>37</sup> Courtney Ivins, ‘Inequality Matters: BRICS Inequalities Factsheet’, published by BRICS Policy Center and Oxfam, not dated (p3)
- <sup>38</sup> *Ibid.* (p4)
- <sup>39</sup> OECD (2011) ‘Special Focus: Inequal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OECD, <http://www.oecd.org/els/soc/49170475.pdf>
- <sup>40</sup> OECD (2011)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OECD, <http://www.oecd.org/social/soc/dividedwestandwhyinequalitykeepsrising.htm>
- <sup>41</sup> UN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What I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ttp://ssc.undp.org/content/ssc/about/what\\_is\\_ssc.html](http://ssc.undp.org/content/ssc/about/what_is_ssc.html)
- <sup>42</sup>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ooperation (2014) ‘White Paper on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y’, <http://www.pmg.org.za/report/20140312-white-paper-south-africas-foreign-policy-department-international-relations-cooperation-briefing>

- 
- <sup>43</sup>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11) 'China's Foreign Aid', [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11-04/21/content\\_1849913.htm](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11-04/21/content_1849913.htm)
- <sup>44</sup>China is yet to create a separate aid agency despite having invested CNY 256.29bn (about \$41.17bn) in foreign aid by the end of 2009. Official figures provided in China's White Paper on Foreign Aid (2011)
- <sup>45</sup>Christopher Wood, 'South Africa: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17 Mar 2014,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03172410.html>
- <sup>46</sup>Alonso Soto, '[BRICS Emerging Nations close to launching Bank; to start lending in 2016](#)', Reuters, 30 May 2014
- <sup>47</sup> D. Kapur and A. Raychaudhuri (2014)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Design of the World Bank',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352, <http://www.cgdev.org/publication/rethinking-financial-design-world-bank-working-paper-352>
- <sup>48</sup>*Ibid.* (p3)
- <sup>49</sup>Preet, Sapra & Mehdi, 'Articulating a vision for a progressiv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unpublished paper by ICRIER and Oxfam India, 2013 (p24)
- <sup>50</sup> 'About the Equator Principles', <http://www.equator-principles.com/index.php/about-ep/governance-and-management/38-about/about/195>
- <sup>51</sup> 'Designated Countries', <http://www.equator-principles.com/index.php/ep3/designated-countries>
- <sup>52</sup> L. German, G. Schoneveld and E. Mwangi (2011) 'Contemporary processes of large-scale land acquisition by investors: Case studies from sub-Saharan Africa', CIFOR, p23,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OccPapers/OP-68.pdf](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OccPapers/OP-68.pdf)
- <sup>53</sup> Zambia Development Agency (2011) 'Investor Guide Handbook', p.9-10
- <sup>54</sup>J. Kwakkenbos (2012) 'Private profit for public good: Can investing in private companies deliver for the poor?', Eurodad, [http://eurodad.org/files/integration/2012/05/Private\\_profit\\_report\\_eng-VF5.pdf](http://eurodad.org/files/integration/2012/05/Private_profit_report_eng-VF5.pdf)
- <sup>55</sup> A. Biswas and A. Dubey (2014) 'Indian Private Agro-investments in Zambia: A Case Study', Working Paper XXVI, Oxfam India, <http://www.oxfam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Indian%20agro%20investments%20in%20Zambia%20FINAL%20wp.pdf>
- <sup>56</sup> S. Schlesinger (2013) 'Brazilian Cooperation and Investments in Africa: The Case of ProSavana in Mozambique', TEMTI Series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 FASE, [http://cmsdata.iucn.org/downloads/temti\\_ep\\_01\\_2014.pdf](http://cmsdata.iucn.org/downloads/temti_ep_01_2014.pdf)
- <sup>57</sup> '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Protocol.aspx>